

王桂芝 李庆皋 著

残酷的复仇

上海出版公司

44.572
C2278

残酷的夏夜

王桂芝 李庆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01 号

残酷的夏夜

作 者 王桂芝 李庆皋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张廷辉
装帧设计 张希传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河北省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25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570—010—9/I·19

定价：7.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码头殴斗.....	1
第二章	生死未卜	15
第三章	阴云笼罩	30
第四章	赴宴探花楼	46
第五章	血染海滩	67
第六章	海港爆炸	95
第七章	密谋追踪.....	117
第八章	瞧，水野这家人！	136
第九章	瑶瑶被捕.....	151
第十章	情意绵绵.....	169
第十一章	蒙面刺客.....	189
第十二章	风云突变.....	215
第十三章	阴谋释放.....	239
第十四章	妻离子散.....	261
第十五章	枪杀水野五郎.....	288
第十六章	杀人魔窟.....	310
第十七章	火葬生物实验分部.....	329
后 记		344

第一章 码头殴斗

日本人统治关东州大连市的时候，有一年，刚过早春二月，中央公园里的樱花树竟拱出一个个小花苞儿，仿佛已经进入春暖花开季节。可是，暖和三五天之后，突然北风大作，一个个小花苞儿，在料峭春寒中，被冻得瑟瑟颤抖。

乍暖还寒，晨雾浓重，到处白茫茫一片，把房舍、街道、码头包裹得严严实实。港湾桥的石头路面，在昏黄的路灯映照下，闪烁着亮光。停靠路边的马车，像淋过雨，大红马身上湿漉漉的，不停地跑着蹄子，打着响鼻。

黑龟丸号客轮昨天晚上从山东烟台启航，该今天早上七点钟到，可现在钟楼大钟已经敲响十下，却还没见影儿。

候船进港迎接亲朋好友的人们，直等得焦急、烦躁。尽管他们讨厌这大雾的天气，但雾气还是往嘴里、鼻孔里钻，让人透不过气来。

只有来来去去的日本宪兵和警察，拖着钉满铁钉子的大皮鞋，践踏着石头路面，那机械而粗野的声音，显示着占领者的威严，给烦闷、焦灼的码头，增添着恐惧和忧虑。

“呜——”

突然，海面一声轮船的汽笛，像从遥远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穿透厚厚的雾的屏障，艰难地传来。

码头被惊醒，一片骚动和喧哗。

警察的口笛声，尖利刺耳，给人们的心头，罩上了阴影。日本宪兵粗重的脚步声，压住码头上的一切喧哗。他们以占有者的姿态，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迅速站好位置，虎视眈眈地守住码头出口。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犹如强敌从天上降临。

——人本日

码头出口只有一个，那是鬼门关。鬼门关由日本警察和汉奸严密守卫，轮船上的旅客都必须经过搜身、验证等各种检查，才能走出这一受尽屈辱的关卡。

旅客们好像对这种搜查习以为常，没有抗议，没有争辩，更没有抵抗，默默地排着长龙，向出口蠕动。

大雾稀薄些了。码头渐渐显露出本来灰暗的病容。海港大楼是灰色的；大楼前挂着陆军运输部、海务局、水上警察署、关税检查所四块招牌，也是灰蒙蒙的；宪兵与警察的制服原本很威武鲜亮，可这时也变得灰不溜秋。经过一夜海上颠簸，有的人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浑浑噩噩似睡非睡，随着人群下了船，脚踏实地之后，还没清醒过来，再加上大雾未散尽，自然眼里所见皆是一派灰色。

这时，从长龙一般的队伍前面，传出一个汉子粗鲁的骂娘声，接着是两记清亮的耳光声。

“巴嘎牙路！哈牙哭！”

那汉子不明白日本警察的叫骂，又挨了两记耳光。没人敢上前为这汉子翻译。

不一会儿两个中国警察跑上前，用枪逼着那汉子，呵

斥道：“混蛋！还不快点给太君赔礼！想到警察署喝辣椒水吗？”

那汉子膀大腰粗，方脸阔嘴，穿一身家织家染的黑色衣裤，虽然不是新做的，但洗得干净，熨得平板。他双唇紧闭，眼睛和他那被打过的面颊一样血红，把一个蓝色芦花小包，从地上拣起，挎在肩上，看也没看警察一眼，倔强地大步向出口走去。

两个警察讨个没趣，刚要上前拦住那汉子，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和一群日本警察开心的调笑声，紧接着是一片殴斗声。他俩回头一瞧，不禁呆了。

三个日本警察围着一个中国青年，拉开架势，动起武来。他俩丢下那汉子，跑过去，准备围打那青年。

这青年一身短打扮，足蹬千层底布鞋，腰系白绸，臂缠黑纱。他站在三个日本人中间，高出一个头，身材却比他们瘦多了，显得修长干练。他双手抱胸，凝视着三个神情紧张的日本警察，纹丝不动，警惕防范。三个日本警察在他四周绕来绕去，不敢贸然动手。

两个中国警察被那青年镇定老练的态度吓住了，心里嘀咕着：这可不是个省油灯！

“他妈的巴嘎牙路！你俩还不快上！太君怪罪下来，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

大声呵斥的人，腰挎大洋刀，肩上扛着一道杠一个花，是他俩顶头上司。两人连忙转身敬礼，低声道：“张警尉补，小人哪敢不上呀！我们兄弟俩正在找机会给那小子一下，管保让他趴下爬不起来。不过，这小子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

两个警察跟张警尉补正指指点点，那年轻人两手一错，

“嗖”的一声腾到半空，身子迅速一转，两脚踢开，眨眼之间，三个日本警察已经仰面摔倒在地。张警尉补吓得直吐舌头。但自己是中国警察头头儿，看见太君被打倒了，不能见死不救，于是大声吆喝其他警察冲上去抓人。

无论是中国警察，还是日本警察，一见这阵势，都来精神了，哗啦一下围了上来，气势汹汹地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对准那青年，咄咄逼人。

“巴嘎！统统散开散开的。”从老远跑来一个矮墩墩的日本人，边跑边脱去一道杠两个花的上衣，往一个日本警察手里一甩，大声道：“帮忙的统统不要！统统的不要！”

“水野警尉，小心的给！”

“哟细！”

这位日本警尉，名叫水野雄，穿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得高高的，胖乎乎的脸涨得通红。他拉开柔道架子，要跟那青年摔个你死我活。

那位尖叫的姑娘，此刻正在那青年背后，柔声细气地劝道：“欧阳先生，不要跟日本人打架，要吃亏的！”

欧阳回头看了姑娘一眼说：“杨小姐，你快跟杨老伯走吧。我会平安无事的。”

这时水野雄已经抢步来到欧阳眼前，容不得欧阳再迟疑。他脚一点地，身子一拧，蹿到水野雄身后。待水野雄转过身来，欧阳又闪到他的右侧。就这样，欧阳前蹿后跳，忽左忽右，不一会儿，就把水野雄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水野雄非常恼火。在日本仙台，他自幼就跟柔道大师完造学徒，摔遍仙台无敌手。如今在下属面前和中国

前，如果摔不倒这个臭小子，就太丢面子了。

水野雄这么想着，脚下的步子慢下来了。他想研究研究对手为什么只是腾跳躲闪，而不动手跟自己摔打。

水野放慢脚步，欧阳也放慢了腾跳。他跟这个粗野的侵略者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欧阳明白杨小姐的担心，码头上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二三十人，自己手无寸铁，跟他们拼命不值得，况且自己还有特殊任务！他不想在这里大打出手，伤害鬼子的性命，所以只是防御，没有还手，并寻找着脱身的机会。

趁着水野放慢进攻速度，欧阳向杨小姐站的地方扫了一眼，见她和她父亲已经不在，放了心。

他和杨小姐父女俩，只是萍水相逢，因为上船同住一个舱室，才结识。一个单身小伙子出门，又没带什么东西，下船时，就帮他们父女俩提了一个包袱。走近码头出口时，一个日本警察嬉皮笑脸地搜查杨小姐的身子。她经常与父亲坐船到山东、上海、杭州等地跑买卖，对这种污辱性搜身，只要随手塞两个钱，也就相安无事了。可是今天搜身的是个日本色鬼，他不要钱。

当他的手刚刚伸到杨小姐胸前时，她就吓得惊叫起来。跟在后面的欧阳早已看清这个色鬼的用心，只轻轻往他腰上一点，那色鬼就像一口被宰杀的猪，嚎叫起来。

这个小小的插曲，改变了欧阳来大连的初衷，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这是后话。

水野雄这时才看清，这个中国青年生得眉清目秀，是个标准的东方美男子，不由得心生好奇。这个水上警察的小头目，专门对付来往的中国人，不是打就是骂，寻个岔

子污辱一顿是家常事，从来没有遇到如此胆大的中国人。

伴随着好奇，水野更想尽快捉住欧阳。他乘对手左右观瞧的一瞬间，突然出手，抓住欧阳的胳膊，转身背起，想从头上将欧阳摔到水泥地上。他以为这一招定能将这小子摔个半死。

不料当把欧阳背到背上时，水野怎么使劲也不能把他从头顶上摔过去，对手就像粘在自己背上一样。水野只觉得背上的人越来越沉重，自己连挪动脚步都困难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冒了出来，腿有些发软发麻。不好！他摇晃了两下，身不由己摔倒在地上。

周围的日本警察和中国警察，见自己的上司被压倒在地上，十几条带刺刀的枪，便一齐对准欧阳刺来。

水野倒地时，欧阳本想就势腾起，但那只胳膊却被水野牢牢地抓住。上面有刺刀扎来，下面又被牢牢抓住。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欧阳急中生智，顺着水野向右侧倒下的方向一滚，反而使水野的后背暴露在刺刀之下。

“啊呀！”一声，十几把刺刀迅速收住，只有两把刺刀用力过猛，刺到水野雄背上。只听水野嚎叫一声，骂道：“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统统的给！”

水野雄叫骂着，抓住欧阳胳膊的手，依然没有放松。张警尉补和那两个中国警察冲上前，把欧阳按在地上，捆了起来。

还没等水野雄爬起来，突然从西码头传来火警的笛声，尖利刺耳。

说时迟，那时快，西码头五号仓库冒出一团黑色浓烟，蹿出鲜红的火舌。码头上空的大雾，不知什么时候消散得

一干二净。太阳高挂东天，海风徐徐吹来。大火借着风势，正在向六号仓库蔓延。

消防车随着“丁当！丁当！”的鸣响，冲进码头，奔向火区。

二

码头仓库着火，消防车来回奔跑着，警察已把这一带看守起来。码头出口处接客的人，也三三两两地散去了。

这时还有一对青年男女，站在出口处，焦急地往里张望。他们希望还能有最后几个旅客走出来，等了半天，见出口的大门已被锁上，警察也整队撤走了，才失望地互相看了一眼，招手叫来一辆马车。

“哥，表哥不会出什么事吧？”

坐上马车，那姑娘忍不住开口问道。被称作哥的，是个脸色阴沉、不苟言笑的青年。他单眼皮，厚嘴唇，留着披肩长发，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一副忧郁的模样。他摇摇头，扶一扶银丝眼镜，算作回答，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就又陷入沉思。

刚才在码头里发生的一群警察殴打一个中国人的情形，他都看见了。这种不人道的统治者殴打被统治者、侵略者污辱被侵略者的野蛮情形，长期以来，使他异常痛苦。他不愿意看见这种情形，每天都躲进自己的小诊所里，认真诊治着痛苦的病人。今天早晨，爸爸让他陪妹妹去码头迎接表弟，他才不情愿地把诊所关了半天门。

他的表弟是继母的哥哥家唯一幸存下来的独苗。在济南大屠杀时，全家被日本人杀害了。提起这件事，他有一

种莫名其妙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表弟。

说起负疚感，其实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的亲生母亲虽说是日本人，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暴行，能让他负责任吗？他生性敏感，心地善良，又是个学医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他影响太深。中国是他的父亲，日本是他的母亲，他不愿意看到父亲欺侮母亲，更不愿意母亲凌辱父亲，而希望父亲的中国和母亲的日本，能够和睦友好相处，共同繁荣。可是现实太使他失望了。父亲的中国太软弱、贫穷，而母亲的日本太凶残、冷酷。此刻，他又想起这些长久萦绕在头脑中的老问题，想得脑袋直发胀，叹了一口气，用手按住太阳穴，微闭双目，只顾想着心事，连坐在身边的妹妹也不理睬。平日，这对同父异母兄妹，本来感情就不十分亲热，今天到码头接人，扑了个空，很扫兴，都不愿意说话。

马车通过红叶町，一个身着黄呢子军装的日本人，从一个黑灰色小轿车里钻出来，一转身恰好看见这辆俄罗斯式的马车，热情地向车里人招手道：“啊！刘琼君，你的哪边的去？好久不见，到家米西米西？”

马车里的哥，名叫刘琼，听见招呼，才睁开眼睛，看见站在车下的人原来是自己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同学，便让车停下，不冷不热地答道：“噢，光夫君，您好。改日再……”

“啊？这位女士是……”光夫并不理会刘琼的冷淡态度，指着他身边的小姐问，眼里闪着贪婪的目光。

刘琼皱起眉头，不情愿地说：“舍妹刘瑶。”

“啊！令妹芳名，久仰，久仰的。常常说的香子给我听

的。”

光夫不太会说汉语，这句“香子常常说给我听”的话，被他说得颠来倒去，但还能听明白。

刘琼听他提起香子，脸色突然变得阴郁，心里十分厌恶。这条色狼又去纠缠香子姑娘，真是个混蛋！完全不顾同学的情分。刘琼和香子是姨表兄妹，在日本仙台一起长大，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

“光夫君，我还有急事，对不起，先走一步。”不等光夫回答，他催促车夫打马快走。

光夫还想跟刘瑶小姐说些热情话，车夫一个响鞭，马车已把他甩在后面。

妹妹刘瑶也不喜欢这个日本人，她讨厌哥哥和这些日本人交往，想劝劝哥哥，但见他一脸不悦的样子，不愿再惹他心烦。

她对这个日本母亲生的哥哥，本来没有什么偏见，都是爸爸的孩子，管他是哪国妈妈哩，况且这个哥哥虽然不愿意说话，但性情柔顺，待人和气，医术高明，一点架子也没有。只怪自己的妈妈容不下他，经常在她面前讲哥哥的坏话，久而久之，她渐渐地也有点讨厌哥哥了。

马车走到圣德街一丁目时，刘琼让马夫停下车。他下车后，转头对妹妹说：“瑶妹，你自己回去吧。我去诊所。”

“快中午了，不回家吃午饭吗？”

“我在外面吃。回去告诉爸爸，没接到表弟。”

刘家住在圣德街五丁目，离刘琼的小诊所只有几步路远，每天都是回家吃午饭，今天他情绪坏极了，一点不想吃东西。

刘瑶看着哥哥那无精打采的模样，想说几句什么话，可又不知说什么好，只得作罢。表哥是大舅的孩子，和自己是姑表兄妹。好像爸爸妈妈还有意让自己跟他好，只是还没说出口，等表哥来了再商议。哥哥对这事，好像也知道，所以才这么热心陪自己。刘瑶想到这儿，心里热乎乎的，感到过去对哥哥的态度有点过分。

唉！妈妈也真是的，总也不原谅哥哥的日本母亲，把对她的成见，都迁怒到哥哥身上。哥哥有什么错？错的，其实应当是爸爸。他到日本留学，如果不抛弃家中等他的妈妈，不跟那个日本姑娘同居，会有现在的哥哥吗？刘瑶只是这么想想罢了。她不敢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尤其在爸爸妈妈面前。

刘瑶看着哥哥走下车，头也不回地走进小诊所，长长地叹口气，轻轻地摇了摇头，让马车继续向前走去。

三

刘瑶家是一座俄罗斯式的两层小楼。这座别墅式的住宅，是一位在大连铁道工厂工作的俄国工程师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人吃了败仗，宅主人才带着全家人回国了。

刘瑶的父亲名叫刘华生，抱着工业救国的愿望，东渡日本，在东京铁道工业学校读书。学成归国后，当时中国还没有几条铁路，也不需要自己制造火车头。他没办法，只好带着家小来到大连。大连铁道工厂当时正缺少制造和修理火车头的工程师。日本人一听他还是东京铁道工业学校的高材生，没费口舌就录用了，并把这套俄国工程师的

房子，免费让他居住。

小楼的前院原是一个小停车场。刘华生自己没有专车，就在前院种了几棵樱花树。刘老工程师觉得，樱花含苞欲放的季节，家里来客人，是个吉兆，心里很高兴。可到中午了人还未到！他急得到院门口望了好几回，也没有迎来，心里有点烦乱。

“我说亚茹！”他在客厅呼唤老伴。老伴正在厨房指挥女佣人吴姐做几样大连名菜。她一边用围裙擦手，一边笑盈盈地走进客厅。他担忧地说：“锋儿这孩子不是没买到船票吧？”

“不会的。他是昨天上午买到船票之后，才打来电报，还说让瑶瑶去码头接他。不会错。这孩子出门办事，可比咱家的儿子强！”

“看看，你往哪里扯？这和琼琼有什么关系？”

老伴不喜欢不是自己生养的儿子，随口数落儿子数落惯了，正要张嘴反驳，院门外响起马车的声音。老夫妻赶紧向门外走去。

看到只有小女儿瑶瑶一个人噘着嘴走进来，他们不禁惊诧地问道：“瑶瑶，怎么啦？没接着？”

老工程师忽然记起码头曾冒过浓烟，是不是因为大火……还没等问，女儿便像放鞭炮似的把接船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赌气道：“没接着！谁知道他上没上船？害得我们白跑一趟。码头上乱哄哄的，又是打架骂人，又是大火，好怕人哟！”

“哥哥呢？”

“哥哥比我还胆小，吓得面无血色，走到一丁目，他就

下车去诊所了。大概张姐姐都等急了。”

对哥哥刚刚产生的同情，在父母面前就忘掉了，又任性地挖苦起哥哥。

“瑶瑶，你给我住嘴！”

张姐姐是诊所里的护士小姐张金玲。瑶瑶妈很喜欢这姑娘，希望她成为自己家的儿媳妇。她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喊吴姐摆饭上菜，又对女儿说：“瑶瑶，去给爸爸拿酒来。”

老工程师心烦意乱，似乎有种预感：锋儿这孩子身上有武功，听说在山东参加过抗日游击队，胆子大得很，会不会有什么闪失呢？

瑶瑶妈嘴上不说，心里十分担忧：自己娘家哥哥就剩这么一根独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哟！这孩子曾在胶东打过游击，杀过好多日本鬼子，会不会让日本人抓去了？想到这，她打了个寒战，瞅瞅瑶瑶爸，见他紧锁眉头，知道他也在担忧锋儿，便不再吱声了。

喝完酒吃完饭，老工程师踱到客厅里，站在窗前，一边看着院中的樱花树，一边用牙签剔着牙，琢磨着心事。

突然，他发现有个人在大门外徘徊，仔细一瞧，原来是个姑娘，在院门口往里张望，像要进院的样子。“瑶瑶，到门口看看，是不是同学找你来啦？”

“噢！我就去。”

不一会儿，瑶瑶领进一个女学生，果然是瑶瑶的同学。她身穿黑色校服，脚上穿着白袜和黑色布鞋，显得朴实大方。

瑶瑶给家人介绍道：“这是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杨丽

君。”见爸爸疑惑地看着丽君，瑶瑶又解释道，“过去没来过咱家。她很忙，又要学习又要帮她爸做生意。可是学习成绩却很好。”

“看你说的。让刘伯伯见笑了。”杨丽君笑着说。

瑶瑶拉着杨丽君问：“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是上山东还是到上海？好玩吗？”

“我是今天刚刚下船，从山东烟台坐黑龟丸号。在船上，我认识一位叫欧阳锋的先生。”

“什么？欧阳锋！你看见他啦？”瑶瑶瞪圆眼睛，惊异地大声问道。

在餐厅还没吃完饭的妈妈，也听见丽君的话，放下筷子走进客厅，没有打招呼便问道：“他人呢？出什么事啦？”

“欧阳先生下船时，帮我们提东西。到码头出口时，搜身的是个日本警察，给他钱，他不要，却动手动脚的，好怕人，吓得我叫了起来。欧阳先生抱打不平，把那个色鬼打倒了。这时跑来一个日本警尉，硬要跟欧阳先生打架。欧阳先生让我们快走。我爸年纪大，我又是弱女子，都帮不上手，只好匆匆走出出口。后来码头起火了，警察开始戒严……”

“后来，你再没看见锋儿吗？”

“没看见。”杨丽君低声道，眼含泪珠儿，“在船上，欧阳先生说，他是瑶瑶的表哥，来瑶瑶家探亲，所以我就跑来看看他回来没有。码头里有那么多警察，欧阳先生到现在没回来，恐怕被抓去了。……都是我不好，连累了欧阳先生……”

杨丽君伤心地哭了起来。